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彚纂卷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貢生臣陳昌敬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十四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奬里反）朝夕從事（叶上止反）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彼反）

集傳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毛氏萇曰士子有王事者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鄭氏康成曰言不得休止）蓋

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謝氏枋得曰言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也子以王事為憂父母以子之勤勞為憂

集說輔氏廣曰此詩行役之大夫所作以言上之役使不均也然首章則自言其年壯力強故朝夕從事於此又言其所以如此者蓋以王事不可不勤故不免遺父母之憂耳未及乎上之不均也士子雖作詩者自言然行役者非一人蓋兼舉之矣○劉氏瑾曰此章可見詩人忠孝之心也

○溥音普天之下叶後五反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珍反

集傳賦也溥大率循濵涯也孔氏穎達曰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

而以濵為言者濵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濵舉其四方所至之内見其廣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毛氏萇曰賢勞也呂氏祖謙曰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不斥王而曰大夫朱氏公遷曰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不均蓋天子之大夫非一人也此則指夫執政者而言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集說孔氏穎達曰作者言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衆也○以此大夫怨己勞於事故以賢為勞從事獨賢猶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問辭也○謝氏枋得曰自古君子小人並立己不同其事君亦異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

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

○四牡彭彭叶鋪郎反王事傍傍布彭反叶布光反嘉我未老鮮息淺反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集傳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為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許氏慎曰膂脊骨也○呂氏祖謙曰李氏曰毛氏以旅為衆案桑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謂衆力方盛猶可也如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者及良士耳不得解為衆也○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錢氏天錫曰未老方將正獨賢處也旅力可

以經營四方耳謝氏枋得曰經經畫營營造如人作室曰經之營之言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也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集說輔氏廣曰此章又承上句獨賢之意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得無善我之未老而方壯其膂力足以經營四方乎此意尤忠厚而有盡力盡瘁之誠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越逼反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叶戶郎反

集傳賦也燕燕安息貌輔氏廣曰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瘁病嚴氏粲曰盡瘁見四月事國從事於國也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

放此劉氏瑾曰以下三章凡十二句為偶皆以他人之逸樂對己之憂勞所以形容不均之意

集說劉氏彞曰以彼為賢耶則國事待我而集以我為賢耶則厚祿居彼為多○輔氏廣曰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複則其望於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

○或不知叫號戶刀反或慘慘七感反劬勞或栖音西遲偃仰

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集傳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孔氏穎達曰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故云失容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於此言事

煩勞不暇為儀容也

集說李氏公凱曰大夫或有深居於內而不知外之叫號者或有慘慘然憂戚而憚其劬勞難堪者或有安息無事而偃仰自得者或有勞於王事而鞅掌失容者其役使不均如此

○或湛都南反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巨九反或出入風音諷議叶魚羈反或靡事不為

集傳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孔氏穎達曰謂閒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嚴氏粲曰曹氏曰風議則任口舌而已言親信而從容也

集說姚氏舜牧曰湛樂飲酒何等逸豫慘慘畏咎猶恐其或及之出入風議何等從容靡事不為維

日其猶不給所謂不均也

總論李氏樗曰孔子曰公則說人主茍有均平之心則雖征役之重不以為怨若有不均之心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詩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有偃息在牀者有不已于行者則無一得其平矣天下安得而說服哉○朱氏善曰臣之於君不擇事而安之所以為忠也而不免於怨何也蓋怨生於彼此之相形者也均之為臣子也彼以其逸我以其勞彼若是其相親我若是其相遠果能自已於言邪然則臣子之事君雖不可不竭其力而君之使臣要必有道矣為人上者其亦均平其心而無使其彼此之相形乎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集說鄧氏元錫曰北山刺不均也秉均者不均膴仕者衆而賢者獨勞瘁畏譏議焉葢四牡皇華之意索其盡矣故雅之盛也上平其政載恤其私故士盡瘁而忘其勞雅之變也上不平其政不恤其私故士盡瘁而哀其病也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劉氏曰當作痻疧與痻同眉貧反兮

集傳興也將扶進也孔氏穎達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須人傍而將之是為扶車而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疧病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汙之

思百憂則病及之矣朱氏公遷曰此皆事之可戒者故因行役所見而用語相呼為興

集說輔氏廣曰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惟恐其有不及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惟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為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黄氏一正曰大車必駕牛而後可行若徒自將之則秖取塵汚而已何得於道哉百憂必得遂而後可止若徒自思之則秖致身病而已何益於事哉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叶莫迥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反

集傳興也冥冥昏晦也鄭氏康成曰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熲與

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輔氏廣曰人心憂則拘而定故在憂中耿耿然不能逸而出也

集說嚴氏粲曰塵冥冥則為塵所昏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終不能自明矣○徐氏光啓曰言百憂不可思正其憂之深也頻訓小明凡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一處芥蔕只見有此事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於勇反於容二反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直勇反直龍反二反

集傳興也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速為物所累則重而遲○鄒氏泉曰自重者自累

其心鬱鬱然而不得伸舒也

總論 姚氏舜牧曰將大車者有任重意凡人一身百責萃焉百憂聚焉行役者身勞王事將百責委之於家全在上之人體恤其情使無內顧之憂耳上不加恤奈何使彼無怨心哉無思云者正言其思之不能置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忘則何事於思而至於疷且重哉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集說 黃氏震曰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朱云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愚案序言悔將小人本不成文況詩亦初無悔用小人之意合以上二說詳之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叶上與反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下章竝同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集傳賦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孔氏穎達曰以言初而又吉故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輔氏廣曰言其涉行之遠歷時之久故其心之憂如中藥之毒而甚苦也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

於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

集說一輔氏廣曰共人即靖共爾位之僚友也僚友不而足有出者有處者宜也己之征役固勞苦矣然以其所謂罪罟譴怒蹙急反覆者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又自言我亦豈不懷歸而相與共事哉正以畏不測之罪而不敢歸爾罪罟言其以罪而加人如網罟之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也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僚友者善為辭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慕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丁佐反我不暇叶胡故反念彼

共人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集傳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睠睠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

集說李氏樗曰念我獨兮亦猶我從事獨賢也我事孔庶亦猶或靡事不為也心之憂矣勞我不復有暇也念彼昔者之友睠睠然懷顧之非不懷歸畏取怒於當時也○謝氏枋得曰念彼共人所謂靖共爾位敬共朝夕者此君子人也與詩人志同道合者也詩人勤勞於外又念斯人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

愛惜善類者不知果能免於禍否所以念之深愛之至既涕零如雨又睠睠懷顧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叶子六反)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集傳賦也奥煖(孔氏穎達曰煖即春温亦謂二月也)蹙急詒遺戚憂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莫而猶不得歸(劉氏彞曰采蕭穫菽者冬之事也)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

於外也謝氏枋得曰與言出宿又不止於睠睠懷顧矣

集說曹氏粹中曰蕭以供祭菽以致養此思歸之心尤切也○徐氏常吉曰言歲忽已莫而百工皆休所見皆采蕭穫菽之事而我猶無言歸之期此心之憂惟有反躬自咎耳敢誰怨哉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音汝

集傳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謝氏枋得曰即所謂共人也恒常也靖與靜同謝氏枋得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溫共朝夕之共凡事共敬而不敢慢也○君子本共又勉之靖共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

○上章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禄與女矣

集說輔氏廣曰戒僚友之處者雖得免於出外征行之勞然亦不可自以安處為常蓋皆忠告之辭僚友之義不徒懷思睠睠而已也○嚴氏粲曰君子仕於亂世凜凜畏罪然其勢未可以去也則惟敬共以聽天命而已蓋以己之自處者告其同志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集傳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

集說黄氏佐曰人情與正直之士共處各能樹立若與回邪之人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故戒之一則曰正直是與二則曰好是正直不求人合當為神明所祐而福禄至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故其言如此○王氏志長曰君子遭亂先幾明決奉身以退智也或義不可去勢不及去靖共正直盡忠厥職仁也君子不得乎智則得乎仁靖共正直之外安得更有所謂式榖景福者哉

總論陳氏櫟曰此詩因己之久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處於内者且於己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戚之自詒於彼無憎疾之辭而勉以為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稍庶幾焉北山辭極哀

怨小明辭頗和平○許氏謙曰詩言其毒大苦憚我不暇可謂甚矣其三章乃曰自詒伊戚不敢咎其上而祇自咎其後二章且告其友勤職事親善人以忠其上詩人之忠厚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集説歐陽氏修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别爾了不關詩義

鼓鍾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集傳賦也將將聲也孔氏穎達曰鼓擊其鍾而聲將將然淮水出信陽

軍皇輿表今汝寧府信陽州隸河南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皇輿表今淮安府安東縣隸江南入海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輔氏廣曰懷允不忘言其傷今思古而信不能忘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嚴氏粲曰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今聞幽王擊鐘將將然其聲之揚乃在淮水湯湯然流盛之處當時為從流忘反之樂詩人憂而且傷而思先王

德澤之在人我懷思而允信之不忘於心周家以仁厚立國故以善人君子稱其先王也

○鼓鐘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淮水湝湝戸皆反叶賢雞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叶乎為反

集傳賦也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湝湝則不溢矣淑人君子所以能與民同樂以其德無回邪故也○輔氏廣曰悲甚於傷樂所以象德其德不回則言古之君子樂與德稱也

○鼓鐘伐鼛古毛反叶居尤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敕留反淑人

君子其德不猶

集傳賦也鼛大鼓也周禮作臯云臯鼓尋有四尺劉氏瑾曰集傳所引周禮考工記韗人文也然地官鼓人又云以鼛鼓鼓役事則字亦作鼛矣注云長丈二尺即尋有四尺也三洲淮上地呂氏祖謙曰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輔氏廣曰伐鼛舉

樂器之大者言之妯甚於悲謂常動而不息也其德不猶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將將喈喈伐鼛言其樂之盛也湯湯湝湝三洲言其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言其憂之甚也樂之盛作之久而民心之憂益甚則與古之王者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者異矣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尼心反）以籥不僭（子念反叶七心反）

集傳賦也欽欽亦聲也（錢氏文子曰聲有節也）磬樂器以石為之（呂氏祖謙曰其制在考工記磬氏）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鄭氏康成曰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孔氏頴達曰經言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

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嚴氏粲曰籥解見邶簡兮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濮氏一之曰但時非古之時聞其樂秖見其可傷也孟子告齊宣王者可以觀矣

集說熊氏朋來曰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即瑟受均於笙之證也鞉鼓管笛堂下樂也商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磬聲即鼓笛受均於磬之證也不然則鼓鐘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二器而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也○徐氏常吉曰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所謂不僭也以

雅以音而奏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以籥以舞而協夫音也

附録○毛氏萇曰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為笙磬舉磬則鍾鎛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即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以東為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胡氏紹曾曰笙磬是石磬名非

○孔氏穎達曰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笙鍾之笙儀禮設於阼階東者為笙磬西階西者為頌磬亦有笙鍾頌鍾皆編而縣之

總論沈氏守正曰三章皆婉刺之詞鼓鍾伐鼛宜其樂也而見之者反憂作樂者令之人也而懐思者古之淑人君子也是所以刺也末章見我之憂傷者非樂之故也如以樂則以雅以南以籥俱不僭矣獨其作之者非人何哉

鼓鐘四章章五句

集傳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畧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集說胡氏一桂曰歐文忠公之論曰鼓鐘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廵之事書曰徐夷竝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横渠張子以爲淮水爲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詩人憂而傷之今以書所謂

湯湯洪水方割觀之則湯湯固可言淮水為害
也若下文湝湝三洲又不得謂為害矣嚴氏謂
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
其論固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為幽王也故
集傳以為未詳又曰未
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楚楚者茨言抽敕留反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魚世反黍稷我
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
饗以祀叶逸織反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叶夷益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集傳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董氏逌曰鄭康成謂趨以采薺當為
楚薺之薺○呂氏祖謙曰說文曰薺蒺藜也而茨則
以茅葺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為薺其為茨

者後人誤也抽除也我為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

與與翼翼皆蕃廡貌露積如字又音漬曰庾孔氏穎達曰甫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庾未入倉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積十萬曰億鄭氏康成曰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饗獻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鄭氏康成曰尸始入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李氏如圭曰曲禮云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則尸筮無父者皆用孫之倫有爵者為之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儀禮少牢饋食禮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安尸尸不言答拜遂坐〇李氏如圭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

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少牢饋食禮尸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尸又三飯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禄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言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為此事乎朱氏公遷曰古人古者治田之人也葢將使我於此蓺黍稷也輔氏廣曰首四句推本而言以見其不忘所自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為酒食以饗祀妥侑而介大福也葉氏向高曰此言力農為奉祭之本而享祀妥侑則總一祭而言

集說朱氏善曰此章言由古人有墾闢之勞是以今日有收成之富由倉廩有收成之富是以宗廟有享祀之豐是以我君獲福祿之大蓋力於農事所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於民者盡惟孝故致力於神者詳

○濟濟子禮反蹌蹌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亨普庚反叶鋪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叶補光反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叶虛良反孝孫有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集傳賦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孔氏穎達曰曲禮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

有容也○輔氏廣曰古之祭祀用人甚多此言濟濟蹌蹌者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許氏謙曰烝嘗宗廟之祭名嘗嘗新穀也烝進品物也○朱氏公遷曰言烝嘗則禴祠在其中矣剝解剝其皮也亨煮熟之也肆陳之也蘇氏轍曰謂陳其骨體於俎也將奉音捧持而進之也輔氏廣曰剝亨肆將各有其人皆蒙濟濟蹌蹌一句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禮記郊特牲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注索求神也○輔氏廣曰王氏云凡祀祼鬯則求諸陰焫蕭則求諸陽索祭祝于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䰟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朱氏公遷曰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是廟門之內有待

賓客之處也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輔氏廣曰君也者如府君之謂所以尊之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朱子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蓋身則巫而心則神也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自此章而下皆言祭祀之禮容及飲福之事○朱氏公遷曰濟濟蹌蹌以下五句是薦牲之敬為一節祝祭于祊一句是求神之誠為一節祀事孔明一句則總結之也○薦牲之禮如此求神使饗之又如此祀事可謂明備矣此先祖之所以來饗孝孫之所以受福者盛大而悠久也○何氏楷曰廟事莫重於烝嘗田功成而品物備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亦反叶七略反為俎孔碩叶常約反或燔音煩或炙之赦反叶陟略反君婦莫莫音麥叶木各反為豆孔庶叶陟略反為賓為客叶克各反獻酬市由反交錯禮儀卒度叶徒洛反笑語卒獲叶黃郭反神保是格叶剛鶴反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集傳賦也爨竈也毛氏萇曰饔爨廩爨也○孔氏穎達曰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朱氏公遷曰所謂博碩肥腯是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孔氏穎達曰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皆所以從

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孔氏穎達曰言從獻者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而置之在俎也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王氏安石曰執爨賤者也賤者踖踖則貴者可知也君婦尊者也尊者莫莫則卑者可知也○輔氏廣曰莫莫有冲漠之意唯清靜而敬之至者方有此意思曰君婦者君即主也又所以尊稱之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婦薦之也孔氏穎達曰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司士羞庶羞于尸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音移食糝食庶羞羊臐音熏豕膮音枵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庶多也賓

客筵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毛氏萇曰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劉氏瑾曰特牲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賓飲獻爵主人飲酢爵遂以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奠觶于尊南至旅酬乃舉其觶酬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朱氏公遷曰卒度卒獲言無不合於法無不得其宜也○黄氏佐曰古者於旅也語

恩澤行於禮法之中和樂生於誠敬之內格來酢報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內而主婦外而賓客及賤而執爨者無不敬以將事如此此神之所以饗而福之所以降也○朱氏善曰言自始至終皆盡善於是神保來格而報之以介福言其盛大也酢之以萬壽言其悠久也

○我孔熯而善反矣式禮莫愆叶起巾反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叶須倫反苾蒲必反芬孝祀叶逸織反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叶筆力反如幾音機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集傳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王氏逢曰工於為祝者苾芬香

也卜予與同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法

齊整稷疾匡正敕戒極至也朱氏公遷曰整則不亂疾則不慢正則不邪戒則不忽皆莊敬之容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

之至也於是祝致神意以嘏音假主人輔氏廣曰徂賚孝孫鄭氏以為徂往也賚予也所以重釋上句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集傳失解此二字曰

爾飲食芳潔朱氏公遷曰上章酒食牛羊燔炙之類故報爾以福禄使其

來如幾其多如法孔氏穎達曰言須而即來不遲晩也來必豐足不乏少也爾禮

容莊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

此輔氏廣曰禮容莊敬解既齊既稷既匡既敕二句故報爾以衆善之極解永錫爾極一句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解時萬時億一句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李氏如圭曰工祝致告以下皆序嘏主人之詞少牢嘏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劉氏瑾曰注曰承猶傳也來女孝孫朱氏公遷曰注云來讀曰釐釐賜也即所謂承而致之也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大夫之禮也朱氏公遷曰公卿大夫其禮皆然故引以為證

集說嚴氏粲曰祭祀甚勞筋力既竭而用禮皆無愆過異於跛倚臨祭矣於是工善之祝致神意以告主人謂致嘏辭也不言錫福而曰錫極者詩人祝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則五福備

矣錫云者猶曰天誘其衷也○朱氏公遷曰事有始終敬無間斷上章絜牛羊者執爨者君婦賓客皆極其禮敬如彼此乃言主祭者之敬其不替又如此則自妥侑以來敬可知也○極訓為至則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修身而得身修之極齊家治國而得家齊國治之極推之其餘莫不皆然所謂無一事而不得乎此也○福禄以報飲食之芳潔衆善之極以報禮容之莊敬各隨其事而報之也但極之所在即福之所在極又可以兼乎福矣

○禮儀既備(叶蒲北反)鐘鼓既戒(叶訖力反)孝孫徂位(叶力入反)工祝致告(叶古得反)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直列反)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叶息夷反)

集傳賦也戒告也輔氏廣曰禮儀既備言其禮之無不舉也鐘鼓既戒言其樂之無不奏也如此則祭事以畢矣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呂氏祖謙曰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鐘者尸出入奏肆夏也劉氏瑾曰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鐘師注曰先擊鐘次擊鼓以奏時邁也○朱氏公遷曰先既戒之至此乃奏之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

鄭氏康成曰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不留神惠之意也劉氏彝曰不遲不敢怠且緩如神猶在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劉氏瑾曰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作俎豆籩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宴内兄弟於房所以親親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此祀事既畢孝孫往於位而立矣祝於是告利成焉謂致尸意於主人也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誠敬之至如神在也廢徹不遲不敢以祀畢而慢其事也自是以往可以燕同姓矣故

曰備言燕私○唐氏順之曰此交神明之終逮羣下之始所謂旣盡禮於所尊遂致愛於所親者也崇古者賔饗或上取或下就蓋禮尚優賔樂可斷章寓意其義寬若宗廟之祭禮主尊祖敬天樂以昭德象功罔敢踰越其義嚴如周禮鐘師掌金奏有曰肆夏天子之廟尸出入奏之而饗元侯竝奏焉元侯相饗亦得用之所謂其義寬也至於廟祭魯得用天子禮樂者成王特以襃周公之德他國則不敢干然孔子猶竊病之蓋若是其嚴也今楚茨五章鼓鐘送尸句集傳以為尸出入鼓鐘以奏肆夏此沿鄭箋然毛鄭以楚茨為思古盛王重農奉祭故引大司樂之文集傳攺為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則肆夏皆述天子之事於公卿奚取焉故正其說於此然觀章句下集傳引呂祖謙先王致力於民一段則朱子仍未盡廢舊說

後之學者其善擇焉

○樂具入奏叶音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叶祛羊反既醉既飽叶補苟反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叶去九反孔惠孔時維其盡叶子忍反之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反引之

集傳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邢氏曰月令仲春云寢廟畢備鄭注云前曰廟後曰寢以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孔氏穎達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

將受後禄而綏之也毛氏萇曰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禄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朱氏公遷曰此之小大即前章之諸父兄弟也燕私舉而人心和悦如此而皆懽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董氏逌曰内盡禮外盡物○朱氏公遷曰順者順於理時者適於時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集說曹氏粹中曰凡祭必欲其饗之故工祝致告宗族具慶皆以神嗜飲食歸美焉○蔣氏悌生曰卒章言神歸賔去之後同姓復燕於寢以厚其恩也詩人立言六章各有條序○朱氏公遷曰祭而格神

則一身宜受其福祭而盡禮則子孫當守其規此與燕者所以祝主人也此章以燕私之事言之而述與燕者之慶詞如此

總論許氏謙曰一章謂勤於稼穡所入者盛得以為祭祀之具二章言牲體之絜三章言俎豆之盛又皆言神饗而降福四章祝致神語五章送神而起下章燕宗族之端卒章宗族燕而祝君壽福也○姚氏舜牧曰神之所饗在明德之馨然非黍稷之馨無由以將所以公卿必力田以供祭祀之禮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集傳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

致力於神者詳朱氏公遷曰此本序說故以先王言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集說朱子詩傳遺說問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豳雅反復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祥未嘗不惓惓於此今以為豳風豳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輔

氏廣曰此詩先儒皆以為天子祭祀之事者豈其見詩中慶祝之詞太侈如萬壽之類乎然少牢嘏詞固曰眉壽萬年者此正大夫之禮也呂氏之說德盛政修亦以為天子事耳然公御固亦有家事而國之政事亦無不與聞也故集傳取而載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反叶徒鄰反之畇畇音匀原隰曾孫田叶地因反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滿彼反

集傳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孔氏穎達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不為邱邱甸之異於鄭也〇甸之為字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又音為乘故鄭以為禹治而邱甸之畇畇墾辟貌孔氏穎達曰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曾

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

也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劉氏彝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道之也○徐氏光啓曰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為疆在内為理就一夫論則遂徑為疆中間畝畝為理就十夫論則溝畛為疆中間遂徑又為理矣推而至於萬夫則一成之外川路為疆中間澮道洫塗遂徑皆為理矣

畒壟也何氏楷曰韋昭云下曰甽高曰畝畝壟也案甽乃壟中水道古作甽六甽為一畝對畝則甽為下對甽則畝為高畝即田身是也

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孔氏穎達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横故或南或東也○朱氏公遷曰周禮百畝為夫夫間有遂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凡遂在田首如此則遂在井之内溝在井之外田首者水之來處也畝以防水則當卑下之處地之大勢東南下故欲水自西而東則為畝在水之南欲水自北而南則為畝在水之東也然高下相因無定勢舉東南則西北可推故傳於下文言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則知不可執一論也

○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董氏逌曰雍州之山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禹固治之矣○嚴氏粲曰言禹甸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為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

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集說朱氏善曰首章言地利之盡也此南山之下有神禹以甸治之於前若彼其可信也有曾孫以耕治之於後又若此其墾闢也於是而疆之理之使之為畛為塗為邸為甸則所以順地勢之所宜也使之為溝為洫為澮為川則所以順水勢之所宜也○何氏楷曰自首章至黍稷彧彧先從田事說起為祭祀張本與楚茨同意

○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敷云反益之以霡亡革反霂音木既優既渥叶烏谷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集傳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

陸氏佃曰雺盛也　霢霂小雨貌　陸氏佃曰釋名曰言纔霂瀝霑漬如人之沐惟及其上支而已根不濡也霢霂膏潤入土如人之脉故曰霢霂也　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

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　彭氏執中曰上章言地利此章言天時俗云蝗產子於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也

集說　陸氏佃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偏也雨則欲微而潤也蓋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雨言小雪言盛雪則欲其盛矣然又欲其澤浸之甚周也故繼之曰既優既渥雨則欲其微矣然又欲其膏澤之僅足也故繼之曰既霑既足○朱氏公遷曰雨雪以時斂藏發育得其正故能生我

百穀也○田之辟者禹之功穀之生者天所賜於篇首二章述之不忘本也

○疆場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叶於逼反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必寐反我尸賓壽考萬年叶泥因反

集傳賦也場畔也何氏楷曰疆場皆田界之名疆乃八家同井之界畔場乃一夫百畝之界畔場通作易翼翼整飭貌劉氏彝曰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彧彧茂盛貌劉氏彝曰謂萬井碁布廣野彧彧成文也畀與也○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劉氏瑾曰詩人本欲言此章之事而先言首章田畝之墾闢疆理次章雨雪之滋生百穀而以此章首二句承上章之意言之也於是

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呂氏祖謙曰邱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并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劉氏瑾曰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懽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劉氏瑾曰集傳所謂陰陽和者亦承上章雨雪饒洽之意也

集說朱氏善曰三章言人事之善也田以井制其疆場翼翼然整齊其黍稷彧彧然茂盛皆曾孫之穡也於以為酒則三酒五齊之無不備於以為食則潔粢豐盛之無不宜於以畀尸則可以妥侑於以畀賓則可以獻酬於是而神降之福使之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叶攻乎反是剝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叶孔五反受天之祜侯古反

集傳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音醋菜也毛氏萇曰剝瓜為菹也祜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以便田事許氏慎曰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董氏逌曰每家廬舍二畝半○呂氏祖謙曰後漢書注春秋井田計人授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呂氏祖謙曰前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蓏植於疆埸孔氏穎達曰周禮場瓜成剝削淹漬以為菹而獻皇祖

人祭祀供其果蓏是祭必有瓜菹矣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范氏處義曰斷壺食瓜本以養農夫今乃為菹以供祀事蓋祀貴乎備物大至於玉帛牲牢微至於蘋蘩薀藻無不用也而以瓜為菹又見於此所謂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矣詩人舉至微之物而有取於農夫之瓜亦以見因農事之成而報祭故受福亦厚也○朱氏公遷曰地無遺利祭無遺禮於此可知但菹不止於瓜舉此以為例耳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享于祖考叶去久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叶音勞

集傳賦也清酒清潔之酒嚴氏粲曰猶皃鷺言爾酒既清烈祖既載清酤鬱鬯之屬也孔氏穎達曰春官鬱人掌祼器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彝尊彝四時之祭皆祼用彝是祀祼用鬱鬯也○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爲釀秬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騂赤色周所尚也孔氏穎達曰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董氏鼎曰酒以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孔氏穎達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膋脂膏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

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孔氏穎達曰楚語云毛以示物聿眳曰物色是毛以告純血以告殺亦楚語文膋以升臭謂以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隂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隂氣也鄭氏康成曰灌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馨香同○鄭氏康成曰奠謂薦孰時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

諸陰陽之義也朱子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問祖先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底道理古人於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郎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氣求之

集說范氏處義曰上章言瓜菹因物之微以見其備也此章言牲酒因物之重以見其備也○輔氏廣曰此方言祭祀之禮有酒有牲則祭禮備

○是烝是享叶虛良反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集傳賦也烝進也嚴氏粲曰烝畀祖妣之烝或曰冬祭名輔氏廣曰若以

為冬祭則其義亦如楚茨二章說上章既言有酒有牲以享于祖考故此章於是言以是牲酒為冬祭之烝而飲食苾芬祭事備著先祖於是既大且尊而降福無疆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朱氏公遷曰承上章牲酒言以此而烝以此而享則飲食芳潔而祭祀明備矣

總論　張氏耒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雨雪之時而後乃及於祭祀禮樂之事也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備於上惟田事修則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福祿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朱氏公遷曰一章二章三章共一意以黍稷為主以壽考萬年結之

四章自是一意以瓜為主以受天之祜結之五章六章又共一意以牲酒為主以萬壽無疆結之但畀尸賓獻皇祖皆擬議於其前至烝享苾芬而祀事始成也○鄒氏泉曰此詩亦見公卿德盛政修以基享神之本而因力農奉祭以盡事神之道其壽考福祜之錫蓋所謂賢者之祭必受其福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集說朱氏謀㙔曰楚茨因祭祀而推原粢盛所自出此詩則因力田而成祭享之禮也○何氏楷曰楚茨信南山同為一時之作楚茨詳於後而略於前自祭祊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信南山詳於前而略於後自薦熟以後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

倬陟角反彼甫田叶地因反歲取十千叶倉新反我取其陳食音嗣我

農人自古有年叶泥因反今適南畝叶滿彼反或耘或耔音子叶奬里反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攸止烝我髦音毛士鉏里反

集傳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一之法也鄭氏康成曰井田之法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雝音壅本也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畎

廣尺深尺而播種上聲於其中苗葉以上朱氏公遷曰以已通以上猶言既長也稍耨劉氏瑾曰鉏也壠草因隤以水反○朱氏公遷曰漢書作隤孔疏作隤隤埒也猶培也其土以附苗根壠盡畎平則根深而能音耐風與旱也嶷茂盛貌介大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韋氏昭曰暱近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即謂此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於此大田歲取

萬畝之入以為禄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葢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劉氏瑾曰歲取萬畝之入取之有常也積粟有餘而能散以周農則用之合宜也於有餘之中必散舊而存新則用之有序也存新散舊而無紅腐之患又見其不至於暴棄天物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

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朱氏公遷曰髦士即農人之秀者慰勉之意不可人人曉之惟可與言者與之言庶幾達於衆也

集說謝氏枋得曰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斂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入倉廩陳者即取之以食農人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朱氏善曰歲取十千賦斂之常也食我農人周給之仁也今適南畝巡省之勸也烝我髦士勸相之備也

○以我齊音咨明叶謨郎反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叶祛羊反琴瑟擊鼓以御牙嫁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集傳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孔氏穎達曰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又曰后土則社○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為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此人為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為后土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致禽以祀祊音方是也鄭氏康成曰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為方聲之誤也○賈氏公彥曰祊是廟門之外內今因秋田

而祭當是祭四方故云誤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報祭之 臧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 孔氏穎達曰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 許氏謙曰此傳田畯與經三章田畯不同傳以神言經以人言也 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言奉其齊盛 毛氏萇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 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

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朱氏公遷曰是蓋一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作樂以御田祖祈甘雨農事終則有始也祈甘雨所以介稷黍介稷黍所以穀士女樂歲則士女多賴故也○朱氏善曰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齊明犧羊禮之成也禮以備物故於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於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祖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社也上言農夫之慶歸其功於民也下言穀我士女溥其惠於下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叶獎里反饁于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

音後至喜攘（如羊反）其左右（叶羽己反）嘗其旨否（叶補美反）禾易（以豉反）長畝（同上）終善且有（叶羽己反）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母鄙反）

集傳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王氏逢曰陳氏曰先儒以外事為治兵然巡狩朝聘盟會之類皆外事也）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饁餉攘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

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何氏楷曰善者實穎實栗之美有者萬億及秭之饒〉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

集説〈朱氏善曰曾孫之來以省耕為職者也田畯之至以勸農為職者也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言其力之齊也攘其左右甞其旨否言其情之親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言其效之著也於田畯曰喜於曾孫曰不怒互文以見意也田畯見之喜曾孫見之不怒則農夫益以敏於其事矣謂不待督趣而自勸也〉

○曾孫之稼如茨〈才私反〉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如京〈叶居良反〉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

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集傳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孔氏頴達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梁車梁言其穹窿也劉氏瑾曰小戎所謂梁輈是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邱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

集說蘇氏轍曰茨言其多也梁言其積也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禾稼既積乃求千倉以處

之萬車以載之黍稷稻粱言無所不有也○輔氏廣曰夫以時斂散補助不足而勞來勸相以致農夫之敏者固賴乎上之人而火耕水耨沾體塗足勞苦自竭以致禾稼之登則實賴農夫之力也歸美於彼而欲報之厚宜矣

附錄范氏處義曰黍稷稻粱既無所不有農夫相慶於下謂此皆君賜也何以報之神能助君以福至萬年之永乃所以為報也○胡氏一桂曰集傳歸美於下之說善矣但農夫不當得此重辭只恐是田祖報曾孫介福如曾孫之稼以下事而萬壽無疆則其頌禱之辭也

總論黄氏佐曰此詩固重有年上亦重勞農上篇内所以多歸美農夫之辭蓋言有年見得於神不可不祭而祭祀固所以為農也此所以來大田之答也○唐氏順之曰首章言力農二章言奉祭三章申

言力農之意四章申言奉祭之意總之皆見其厚民耳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叶上止反以我覃以冉反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滿彼反播厥百穀叶工洛反既庭且碩叶常約反曾孫是若

集傳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何氏楷曰月令季冬令告民出五種所謂既種也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既戒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朱氏公遷曰直則茂拳曲則生不遂矣碩大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

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王氏安石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曰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朱氏公遷曰曾孫之所欲者豐年而已故用力致此黍稷以順之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輔氏廣曰既備乃事凡事豫則立也播厥百穀見其種之多也農夫以百穀庭碩為順曾孫之欲則上之意孚於

下而下之意順乎上矣

○既方既皁叶子苟反既堅既好叶許苟反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去其螟莫廷反螣音特及其蟊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音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委反

集傳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穎達曰孚甲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禾既有穗即生孚甲實未堅者曰皁劉氏彝曰穀粒既實而未充滿曰皁稂童粱陸氏德明曰童粱草也說文作蓈云稂或字也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也莠似苗孔氏穎達曰仲虺之誥若

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粃粃似粟莠似苗也皆害苗之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孔氏頴達曰皆釋蟲文陸璣疏云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故揵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何氏楷曰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為災仲夏行春令則百螣時起以螣之種類不一故曰百螣皆害苗之蟲也稺幼禾也孔氏頴達曰蟲災之盛稙者亦食以稺者偏甚故舉以言之○言其苗既盛矣又必去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為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中設火火邊掘

坑且焚且瘗於罽反蓋古之遺法如此

集說鄭氏康成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張子曰三代盛時必無蟲患天下之田盡墾何處不種縱或有之亦人衆覺察必豫早能去其害雖有山林陂澤亦人以時出入瀦停水陂不得生也且不論盛時故災害不作直人謀足以勝之蟓螟之類其去易於蝗又況古人除田害亦易得人只於采邑使三千乘要以百井之民除一井之民患計之為不難

○有渰於檢反萋萋七西反興雨祁祁雨于付反我公田遂及我私叶息夷反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力檢反穧才計反彼有遺

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集傳賦也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漢書食貨志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穧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劉氏彝曰穧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逮者○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

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蘄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穧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為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集說輔氏廣曰既無稂莠之害又無蟲蝗之害則其不可無者雨而已故此章又言其望雲與雨先

公田而後私田如此則成有年矣鰥寡孤獨聖人亦不能使其無也但發政施仁則先及之而已雨我公田尊君之義也伊寡婦之利及衆之仁也○謝氏枋得曰三代盛時君之愛民無所不用其極民之愛君亦無所不用其極民之望雨惟願其田中之洋溢今所願者公田之雨優渥霑足其餘波及我私田也尊君親上之心亦厚矣穉有不𫉬穧有不斂秉有遺穗有滯此樂歲粒米狼戾之時也農夫何見而乃能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養鰥寡此上好仁而下好義也○陳氏櫟曰此章欲雨公田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忠厚若此其豳風之氣象乎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子畝竝見前篇田畯至喜來方禋音因祀叶逸織反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同上以介

景福叶筆力反

集傳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董氏逌曰來方禋祀以其所至之方而禋祀也

○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王氏安石曰喜其趨穫事也○朱氏公遷曰此四句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勤此則農夫相勸以慰君上之心一為耘耔之時一為收斂之時也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呂氏祖謙曰南方用騂牲北方用黑牲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畧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以介景福

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集說輔氏廣曰以其婦子饁彼南畒田畯至喜所以慰上之心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所以錫上之福也始焉竭力以慰上之心終則至誠以錫上之福○民之愛君者如此則知君之所以愛民為何如哉

吳氏師道曰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上而亦直稱曾孫可以見俗之質厚而上下親愛之誠

總論劉氏瑾曰一章言田事修飭而苗生盛美也二章言苗既秀實而願其無損也三章復願其雨澤溥及而收成有餘也卒章言其收獲之後而報祀獲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集傳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

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為豳雅其詳見於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為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

案周禮籥章歛豳詩以逆暑迎寒祈年於田祖歛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歛豳頌以息老物鄭康成箋豳詩以應豳籥分殆及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為豳風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為豳雅稱彼

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為豳頌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為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為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為豳頌故一篇之内備有風雅頌也此漢唐相傳之說而程子亦以為然也至宋而解詩者衆或謂既曰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或謂以七月全篇隨其音節吹之以合於風雅頌或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是豳之頌朱子謂數說皆通而未敢必也間嘗考之楚茨專言廟祭甫田有祈甘雨之文似合矣然周禮言吹豳雅擊土鼓而不言有琴瑟之樂也大田詞主報賽非以言祈至思文為配天臣工為戒田官噫嘻為成王後詩惟豐年載芟良耜止言農事可以通用然在周頌無文以證其為豳朱子既無定論則鄭箋引周禮以解豳詩似尚為近古况周禮出於西漢鄭氏一門具有師承其說或非無本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無韻未詳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音昧韐音閤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

集傳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問洛水或云兩處朱子曰此只就洛邑言之○吕氏祖謙曰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梁氏益曰茅蒐茹藘也古謂之茅蒐今謂之茜草茜亦作蒨染絳之草也韐韠也合韋為之問韎韐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朱子曰只是戎服左傳云有韎韋之跗注是也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

服也劉氏瑾曰韋弁詳見六月常服注○鄒氏泉曰注引周官韋弁云者乃証韋為兵服之意作弁看則非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劉氏瑾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集說鄒氏泉曰此詩言講武而先言洛水之勢者以見所建朝會之所據天下之上游足以起天下之朝宗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必孔反有珌賓一反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集傳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音笑也琫上飾珌下飾

毛氏萇曰天子玉琫而珧音遥珌諸侯璗音蕩琫而璆音求珌○孔氏頴達曰說文云珧蜃甲又云黄金謂之璗

亦戎服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服飾如此尊臨天下福禄盛矣且將長受福禄保有天下而不失也○朱氏道行曰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此章曰家室下章曰家邦四方户闥不敢自外之詞也君子萬年萬年連下讀致治久長之祝俱根作六師來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叶卜工反

集傳賦也同猶聚也姚氏舜牧曰言福禄無不會聚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福禄既同已盛矣萬年保家邦又將及其久也此二章既美之又祝之蓋上章申韎韐有奭之意此章申福禄如茨之意○季氏本曰人心所歸即是福禄之同

總論朱子詩傳遺說問瞻彼洛矣傳以為諸侯美天子之詩今考其間有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為天子之事審矣然二章三章祈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陋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曰家室家邦亦趁韻耳天子以天下為家雖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朱氏善

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言其形勢之壯盛也君子至止福禄如茨言其福祥之厚集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言其人心之翕聚也形勢壯盛得乎地也福祥厚集得乎天也人心翕聚得乎人也周人尚文其獘也必趨於弱故周公戒成王曰詰爾戎兵畢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皆欲其振厲奮發以聳萬民之觀瞻一四方之趨向也此詩云天子至洛水之上親御戎服以起六師則必於此乎朝會於此乎田獵修戎備於閑暇之時講武事於燕安之日據地利以合人心遵國典以承天意使斯民知國勢之尊安王靈之赫奕是固福禄之所由聚邦家之所由安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集說朱子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

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鄒氏泉曰此會諸侯而因講武事如車攻詩東都之行本為朝會而詩之作則為田獵此詩當如此例看東都之至本為朝會而作詩之意則重講武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呂反）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叶想與反）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集傳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覯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覯

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呂氏祖謙曰譽處見蓼蕭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輔氏廣曰先生正以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相似故知其為天子美諸侯之詩以答瞻彼洛矣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此以可喜之物為喜見諸侯之興也見裳華之葉湑然已心喜况得見此賢諸侯乎喜可知矣譽處安樂也既能獲乎上斯宜有其樂○錢氏天錫曰洛邑朝而之子覲則制治保邦之長策足以慰求治之心故傾倒無留恨如此一見便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乎人者使含下威儀才德在內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叶墟羊反矣

集傳興也芸黄盛也朱氏公遷曰裳華之芸黄亦有文章粲然之意故以為興章

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集說蘇氏轍曰黄色之正也芸黄之盛也有章有文也君子之有文粲然如華之盛也○輔氏廣曰文章德之蹦中而彪外者德之彰著如此則固宜其有福慶也○朱氏公遷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項不愆於儀則上得於君而獲福必然矣上章之譽處即此章之福慶也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叶僕各反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

四駱六轡沃若

集傳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集說謝氏枋得曰愛其人見其車馬之盛亦喜之德足以稱其車服者也○朱氏公遷曰裳華之色不齊而之子之馬則其色齊也此反其意以為興也美其文章則有根於中者美其車服則有所以稱其服者二章皆不顯言而自可見我心寫兮之故○朱氏道行曰六轡沃若就升車攬轡閒節度不爽而言

維其有章之一端也

○左叶祖戈反之左同上之君子宜叶牛何反之右叶羽己反之右同上之

君子有叶羽已反之維其有同上之是以似叶養里反之

集傳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朱氏公遷曰此有字是有之於外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集說蘇氏轍曰君子左而宜其左右而有其右有者有諸中也中誠有之則其發於容貌者睟然其似之矣○朱氏公遷曰左之宜右之有人見其然而不知夫體無不具是以用無不周也此則因其所設施而推其所蘊蓄以見我心寫兮之故○鄒氏泉曰宜者紛紜交錯而皆以其道大小常變而各適其時也有者百為庶務而出之無窮千變萬化而應之不竭也總是言其設施於外而時措之妙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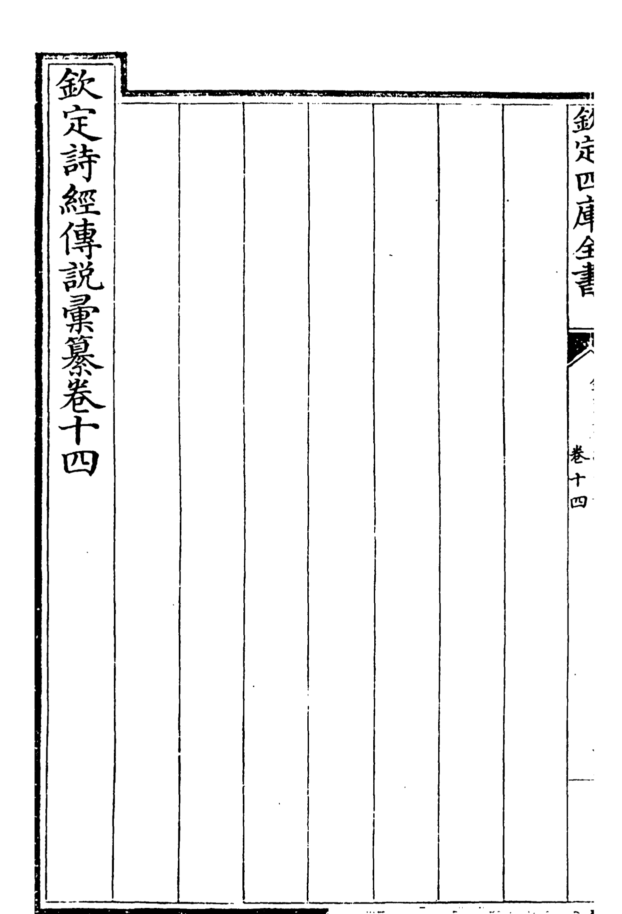
總論朱氏善曰朱子以為答瞻彼洛矣則是天子會諸侯於東都講武既畢而燕飲之詩也夫國君

之才全德備觀於朝廷而見其禮文之無不周觀於田獵而見其射御之無不善則信乎其才之全矣即夫多儀之享而知其有事上之敬即夫趨事之敏而知其有事上之忠則信乎其德之備矣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之無可選擇如此則其中之所存可知有於中者所以為外之本宜於外者乃其中之似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集說 姚氏舜牧曰此詩荅瞻洛諸侯因講武而美天子萬年之固天子因祝頌而美諸侯左右之宜一時明良之歌盛矣哉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欽定詩經傳說彚纂卷十四

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曹元慶

謄錄舉人臣孫祥鳳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十五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音洛）胥（叶思呂反）受天之祜（侯古反）

集傳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許氏謙曰竊脂見小宛）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

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人亦觀視而仰樂之○蘇氏轍曰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夫茍樂之則其為之也安安則如固有之譬如桑扈之羽鶯然有文而不自知亦非其强之也○朱氏公遷曰桑扈交飛則彼此相輝而有文人臣受燕則上下相與而獲福此以相交之益為興也○朱氏謀㙔曰桑扈應候而至喻諸侯時見不違禮也○張氏彩曰觀卒章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則樂胥亦當指燕飲之時為言樂胥云者足以洽情而不逾禮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卑郢反

集傳興也領頸屏蔽也王氏安石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内也言其能

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

集說輔氏廣曰為諸侯者外有文章內復和樂固天子之所喜也則願其承上天之祜福為萬邦之屏翰宜矣○呂氏祖謙曰領者上輔元首下統四體猶屏之蔽內而捍外也○朱氏道行曰懷萬邦者天子也屏萬邦而捍其外患者君子之撫柔以安天子也

○之屏之翰叶胡見反百辟音璧爲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叶乃多反受福不那

集傳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

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為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劉氏瑾曰苑柳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時大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寧不康清廟云不顯不承以至崧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竝倣此義

集說王氏安石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輔氏廣曰此章又言不獨為萬邦之屏翰其所統之諸侯又皆以其所為為法則其德亦盛矣方且戢且斂而不敢自恃其難其慎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又豈不多乎哉百辟為憲有期之之意不

戩不難有戒之之意

○兕徐履反觵古橫反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福來求

集傳賦也兕觵爵也觩角上曲貌朱子曰觩頌作捄春秋穀梁傳作斛與此字同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

集說輔氏廣曰此章又言其飲燕之時交際之間略不敢少有傲慢之意則其福禄之來又有不待於求而得之者矣彼交匪敖亦有戒意○何氏楷曰君子謹守侯度位雖高而不驕情雖通而不肆雖非

有意於斂福萬福皆來就而聚之易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正謂此也

總論鄒氏泉曰首章願其德足以得天二章言其德有以衛人三章言其在國功大而能敬足以獲福也四章言其在燕情通而能敬足以獲福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集說陳氏櫟曰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等語參之則此為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叶牛何反之

集傳興也鴛鴦匹鳥也鄭氏康成曰匹鳥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為雙性馴耦也○

崔氏豹曰鴛鴦鳧類雄雌未嘗相離故謂之匹鳥 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也孔氏穎達曰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 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宜福又宜祿二者皆有不一而足之意故以為興○唐氏汝諤曰君子萬年福祿若與君子而相宜者然故曰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反

集傳興也石絶水為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竝棲一

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内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葢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陸氏佃曰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眄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故今鷙鳥下擊皆先側左翅也遐遠也久也

集說朱氏道行曰鴛鴦在梁則宿而不飛矣以宿之戢左翼而舒其右以捍外興君子斂小心而久於位以無危也此宜福禄根源○胡氏紹曾曰鴛鴦之静也静亦何患君子之安安而止也與時俱息凝然以受遐福而又何不宜哉

○乘繩證反馬在廏音救摧采臥反之秣音末叶莫佩反之君子萬年福禄艾魚葢反叶魚肺反之

集傳輿也摧莝秣粟許氏謙曰莝與摧同說文莝斬芻也秣食馬穀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禄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廄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禄艾之矣

集說黄氏佐曰艾訓養如受四方之貢獻以天下奉一人是也

○乘馬在廄秣之摧叶徂為采臥二反之君子萬年福禄綏叶宣佳土果二反之

集傳綏安也

集說顧氏起元曰綏者無為而治恭已南面也○朱氏道行曰綏訓安不專是安身舉世泰寧方是

君子遐福

總論　輔氏廣曰鴛鴦之詩乃下禱上之辭上之禱下猶且述其德桒扈是也下之禱上則但極其頌禱之情而已鴛鴦是也若不敢有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集說　黄氏佐曰上下交而德業成觀有周盛時君以桒扈燕其臣臣以鴛鴦荅其君殆與唐虞賡歌之意同也

有頍缺婢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叶居何反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湯何反蔦音鳥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反于松柏

叶逋莫反未見君子憂心奕奕叶弋灼反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叶弋灼反

集傳賦而興又比也頍弁貌或曰舉首貌張氏彩曰許氏曰頍即古規字規為員者弁之貌也弁皮弁孔氏穎達曰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曹氏粹中曰士之爵弁服之以祭皮弁服之以朝其在王者常朝則服皮弁而燕同姓亦服之所謂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其衣十五升布其裳素積嘉旨皆美也匪他也非他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劉氏瑾曰本草一名寓木凡桑

槲樹櫸柳楊楓等樹上皆有之此物自感造化之氣而生別是一物也○沈氏萬鈳曰圖經云寄生是烏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皮而肥脆三四月開花黄白色六七月結實黄色如豆

小女蘿兔絲也蔓連草上黄赤如金陸氏璣曰今合藥兔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異

此則比也君子兄弟為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也孔氏穎達曰憂則心遊不定故為無所薄也○

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朱氏公遷曰此於兄弟之下添親戚二字盖本於末章兄弟甥舅而言

故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又言蔦蘿施

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緜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集說輔氏廣曰有頍者弁本但言與宴者其弁頍然耳只是賦體又貼一句實維伊何以興起下二句此則興體至於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則又為比體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言當極其親厚之意耳以蔦蘿施于松柏比兄弟親戚纏緜依附之意則其體之也切矣未見而憂既見而喜則其與之也深矣○朱氏公遷曰松柏蔦蘿異根同植兄弟親戚以異姓為骨肉蓋若此矣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叶陵之反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叶時亮反未見君子憂

心怲怲兵命反叶兵旺反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浪反

集傳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輔氏廣曰以時為善何也曰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時矣之時同　具俱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集說陳氏推曰天倫之樂既敘天下事無有善於此者故曰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方九反　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巨九反　如彼雨于付反　雪先集維霰蘇薦反　死喪去聲無日無幾居豈反　相見樂音洛　酒今夕君子維宴

集傳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爾雅母之昆弟為舅妻之父為外舅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昆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穎達曰太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故言遇溫氣而摶也○何氏楷曰說文云霰稷雪也徐鍇云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也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

樂飲以盡今日之歡篤親親之意也

集說　劉氏辰翁曰相會之始為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季氏本曰言甥舅若燕兄弟而併及甥舅也無幾相見兄弟甥舅自相謂也葢欲其盡今日而樂酒也

總論　朱氏善曰推親親之恩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疏之意也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纏緜依附之意以雪之先集維霰比老至之驗方其纏緜固欲相依以永久也既而自知老之將至惟當樂酒以盡今夕之歡耳葢君子之於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亦真情之所不能已也○姚氏舜牧曰凡燕飲洽彼此之情况兄弟親戚其情尤不可觧者故此詩先問其所與燕者始叙其所為燕者曰此我之兄弟也甥舅也然後道達其情必先悦懌而有臧樂

酒而維宴此其情意極款洽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集說鄒氏泉曰此詩見篤親親之意與角弓相反○陳氏際泰曰頍弁猶常棣之志也

閒關車之舝胡瞎下介二反兮思孌力兗反季女逝石列石例二反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叶羽已反式燕且喜

集傳賦也閒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董氏逌曰案說文舝鍵也故謂之闗又曰舝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閒關為聲其說本此昏禮親迎者乘車孌美貌逝往括會也○

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閒關然設此車舝者蓋思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望其德音來括則以賢配賢雖樂女家而不失其正矣○朱氏善曰思孌季女則男至女家而親迎也德音來括則女至男家而成室也式燕且喜則既至而燕飲以相喜樂也○季氏本曰言我所以思孌然之少女而貫舝以往迎者特以德音之善而欲其來會耳凡人之德賴友以成既得季女之賢自足以助我成德雖無好友而式燕且喜矣此則以得賢女為慶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叶居爻反式燕且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叶都故反

集傳興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陸氏佃曰薛綜曰雉之健者為鷮尾長六尺字說曰从喬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喬如也辰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己而教誨之黄氏佐曰來教只是贊內治意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上章言季女以其年之季也此章言碩女言其德之碩也○朱氏公遷曰上言德

音聞其有是德也此言令德則見其實有是德矣故疊燕喜之意而申以無射云○季氏本曰言平林茂木有文采之鷮集而依焉喻已有碩女能及時來配而以令德教我也如此不唯可以得其燕安且有以成我美譽則碩女之德誠可為全而我之好是懿德寧有厭射之心乎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汝式歌且舞

集傳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上言德音令德此言無德與女蓋美其新昏而謙以承之也故又兾其飲食歌舞

以答燕喜燕譽之意也

○陟彼高岡析（星曆反）其柞（才落反）薪（叶音襄）析其柞薪其葉湑（思呂反）兮鮮（息淺反）我覯爾我心寫（叶想羽反）兮

集傳興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覯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集說顧氏起元曰析薪而其葉湑所得副所求故以為興鮮我覯爾猶言難得見爾也蓋惟其令德世不恒有故云然我覯即上文令德來教我心寫即上文燕樂無厭飲酒歌舞等事

○高山仰（叶五剛反）止景行行（叶戶郎反）止四牡騑騑（孚非反）六轡

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集傳輿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音向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輔氏廣曰表記之言雖非詩之本旨然讀者能如此則能有益於已矣時過而學者可常常涵泳此數語以自警○朱氏公遷

曰既鄉道而行矣可中道而廢乎是以不能自已也意謂山必陟巔道必涉徽學必至於極然後止此推廣而為學者言之耳

德來教相應

集說錢氏天錫曰高山景行興令德仰止行止興慰心○何氏楷曰此與季女之賢可為師法與令

總論輔氏廣曰一章言其望之甚切故得之甚喜也二章言得之有譽故好之無厭也三章則自謙之詞言我雖無以與女而女則宜有以相樂也四章則言我心傾寫於女以見誠之至也五章則舉其始終而言之上四句言其始下二句言其終前已極言之矣故此但言其略耳○劉氏瑾曰此詩皆言慕悅賢女之意故其未得之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既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輸寫至於宴樂

之也又歎為歡之無美具而且恐無德以相與證之關雎亦可謂得性情之正者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集說朱氏善曰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於夫婦缺焉則此詩雖燕樂新昏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叶汾乾反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集傳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鄭氏康成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許氏謙曰營營者青蠅之聲也變白黑者青蠅之性也見其飛之營營則知其必變白黑矣聽小人之讒則知其亂是非矣傳上言

亂人聽下言變白黑意蓋如此樊藩也孔氏穎達曰孫炎曰樊圃之樊君子謂王也

○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青蠅之為物甚微至其積聚而多也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故詩人引以喻讒言漸漬之多能致惑爾其曰止于樊者欲其遠之當限之於藩籬之外也○陳氏鵬飛曰青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呂氏祖謙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於几席盤杅之間矣蓋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叶越逼反

集傳輿也棘所以為藩也極猶已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前漢注曰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嚴氏粲曰讒言無有窮極豈特近者不安雖四國之遠亦以交亂其禍甚大矣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巾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

集傳輿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孔氏穎達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已與聽者為二人

集說陳氏櫟曰讒人罔極之禍其末至於亂四國其始先於構二人聽者察於其始而早絕之庶乎不至於罔極也○張氏彩曰枝葉之繁密者無過於榛而蠅亦集其中喻人之情好雖密而讒人無不能

離間其間也

總論程子曰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為近而棘榛為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為小而四國為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為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曰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何氏楷曰羅願云君子之於讒也初蓋易之至於亂之又生而後君子信其讒故首章但云毋信讒言至其二章則已交亂在外之四國至其三章則雖同心如我二人者亦不能以相有其始輕之而不忌皆如此蠅矣

青蠅三章章四句

集說劉氏瑾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讒人對

言故知屬興此比興相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賔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未詳後三四章放此籩豆有楚殽戶交反核戶革反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叶舉里反鐘鼓既設叶書質反舉醻市由反逸逸大侯既抗叶居郎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叶丁藥反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孔氏穎達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籩實也鄭氏康成曰豆實葅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孔氏穎達曰殽是總名此文殽

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為殽旅陳也和音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孔氏穎達曰言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明賓主皆得其宜也設宿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於下以避射位是也鄭氏康成曰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劉氏瑾曰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盖將射於學宮先一宿各縣鐘磬鼓鏞於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禮則有樂正命遷樂於下之文集傳所引乃參約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鐘鼓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盖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然此章乃言人君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縣之樂謂宿設者先儒以為更整理之耳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逸逸往

來有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孔氏穎達曰鄉射記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李氏如圭曰言質者以白與赤采其地而後畫布侯者直畫而已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

劉氏瑾曰凡侯有中有身有上下舌獸侯以布為之天子與圻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闊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最中一幅即所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共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各二幅以為舌據侯中之廣一丈八尺以三分之一為正鵠則正鵠當廣六尺此燕射之侯不

設正鵠則於正鵠之處以白采其地而畫熊為的又於其側以丹色為質畫雲氣為飾自麋侯以下其飾皆然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劉氏瑾曰鄉射禮注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至也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劉氏瑾曰侯有上下左右舌故有上下左右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綴侯身侯舌之四角而繫之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毗至反其耦也鄭氏康成曰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射禮選羣臣為三耦李氏如圭曰三耦使大夫士為之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孔氏穎達曰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功故以

獻為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孔氏穎達曰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祈求也禮記射義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音寘也儀禮卒射司射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奠於豐上不勝者進取觶少退立卒觶進奠於豐下注豐形盖似豆而卑○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鐘鼓舉醻爵劉氏瑾曰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酬之後司射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此言大侯既抗於設鐘鼓舉醻爵之後也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其劫反發孔氏穎達

曰大射禮注云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集說輔氏廣曰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言其坐次之有序也籩豆有楚殽核維旅言其陳列之整潔也酒既和旨飲酒孔偕言其飲者之齊一也鐘鼓既設言其樂之備也鐘鼓舉其大者舉醻逸逸言其進止之安徐也舉醻謂旅酬時安徐則有序矣大侯既抗弓矢斯張言其射之有節也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其善射者之多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言其射之中以辭爵辭養也○徐氏鳳彩曰首章言賓初即席未射而飲如此其其怭飭也及將射則遷堂上之鐘鼓於堂下以避射位而舉席前之爵以行旅酬是將射而飲又如此其從容也及弓矢張衆耦同各心競云我務中的祈爾以飲此爵不曰罰而曰祈言借以勸飲耳是方射而飲又如此其謙和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五反）烝衎（苦旦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都南反叶持林反）其湛曰樂（音洛）各奏爾能（叶奴金反）賓載手仇（音拘叶求其二音）室人入又（叶由怡二音）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酬時二音）

集傳賦也籥舞文舞也（毛氏萇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烝進衎樂列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孔氏穎達曰百禮所薦之酒食殽羞之百種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朱子曰既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

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劉氏瑾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獻尸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觶酌獻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歟仇讀曰𣂪許氏謙曰釋文𣂪音枸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孔氏穎達曰佐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儀禮特牲衆賓長為加爵○劉氏辰翁曰入又者更迭再酌也○黃氏一正曰賓載手仇賓長加爵以獻尸也室人入又亦加爵以獻尸也仇挹於罍也酌注於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呂氏祖謙曰邱氏曰以其養老養病故曰安爵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音抗圭梁氏益曰明堂位崇坫康圭鄭

氏注云崇高也康讀為亢又為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康舉也舉圭於坫之上也　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前二章略陳飲酒必賔主秩秩然肅恭至於籩豆殽核皆有次序而酒旨樂和又不徒燕飲而已也或行射禮以揖讓周旋因其勝不以相爵或因祭其先祖神享而降福子孫受賜乃相湛樂蓋明非以淫佚為樂也○王氏安石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劉氏瑾曰此言祭宴禮樂之盛亦蒙上章初筵之意然武公因酒過作詩宜於深自懲創若大禹惡而絶之也今二章乃皆盛陳飲酒之禮者

蓋酒非有過也飲者常至於過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也其於既醉則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自戒亦慎終如始而已豈必廢燕射祭祀之禮而後免於酒禍哉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遭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叶分遭反舍音捨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集傳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音朔下同也毛氏萇曰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劉氏彝曰賓主各有定位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賓主

可得而易也舞之奏各有其時非可以屢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孔氏穎達曰謂慎禮而密靜怭怭媟音薛嫚音慢也秩常也〇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集説鄭氏康成曰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〇范氏處義曰上二章既言飲酒始終皆不失禮此章乃極言飲酒未醉與既醉之狀謂今之飲酒始即席固亦温温而恭有足觀者柰其未醉則威儀皆顧禮而反復無倦及其既醉則威儀皆幡幡而舉動不寧舍其坐次遷徙不常屢舞無節僊僊輕舉視未醉之時則抑抑而讓下既醉之後則怭怭而媟嫚此之謂為酒所困不復知有秩序矣

○賔既醉止載號乎毛反載呶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僛僛素多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叶于其反側弁之俄屢舞傞傞其起反既醉而出竝受其福叶筆力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居何反維其令儀叶牛何反

集傳賦也號呼呶讙也孔氏頴達曰唱叫也僛僛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賔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鄒氏泉曰賔能節飲而謹德之名著主能善燕而親德之譽揚

所謂竝受其福也 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耳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算爵之後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僊僊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傲傲則不能自正傞傞則俳徒不正又不能止為差降也○蘇氏轍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姚氏舜牧曰德是人之所以自立者使亂其威儀而喪德是自伐也儀與德正相照凡有令德者必有令儀喪失其儀即為伐德小宛大夫以壹醉日富為戒而歸之敬爾儀此以是謂伐德為戒而歸之維令儀儀之關於酒德也如是夫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補美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

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叶養里反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叶失志二音矧敢多又叶夷益夷致二反

失引

集傳賦也監史司正之屬董氏逌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燕禮鄉射恐有解音懈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皆曰相為司正燕禮曰射人為司正謂告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蘇氏轍曰羖未有童者也俾出童羖深戒之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

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昬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集說輔氏廣曰欲其不至於昬醉而告之使勿大怠蓋凡溺於酒者其病只在怠稍自謹飭者便不至若是匪言勿言匪從勿語應前章號呼讙呶而云也言自言也語與人語也茍不可從則豈可語人哉

○姚氏舜牧曰三爵不識二句正與首二章相照應首章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言禮射而飲未有過於三爵者次章云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言祭畢而飲亦未有過於三爵者茲燕飲者屢舞而不知號呶而無節伐德喪儀莫此為甚則觥觵交錯之所便也故立之監史以警戒之而終之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蓋教之但如射飲獻酬之合禮而不可至於大怠也

總論許氏謙曰一章言因射而飲二章言因祭而飲是言古飲酒之禮也三章以下則今飲酒之失也三章言飲而未醉則威儀中適醉而不止則喪敗其威儀四章言飲當知止而戒其謹威儀五章言飲不可至醉而戒其謹言語○姚氏舜牧曰大抵酒之為禍嘗在於賓筵故詩首說賓之初筵舉為射而設者其禮儀卒度而無亂次及祭畢而飲者其儀度一歸於禮而無亂方提燕飲之賓筵始乎治卒乎亂者

再三以深致其戒云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集傳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韓氏嬰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不知其為惡也　今案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劉氏瑾曰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為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言載號載呶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慎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至此詩有童羖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

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

集傳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己之詞今案此詩

凡言賓言爾者恐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亦武公自謂也

集說董氏鼎曰史鴻漸云衛人何其服酒誥之

訓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湎武王以

酒誥戒之幽王之世上下沈湎武公飲酒自悔

作賓之初筵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

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禁防者傳為子孫法焉

○劉氏瑾曰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父母慶克

羞耇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亦若武公謹酒而言

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之為禍内則

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

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

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略可互相備

矣武公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魚在在藻有頒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豈苦在反樂音洛飲酒

集傳興也藻水草也頒大首貌毛氏萇曰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頒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黄氏佐曰此以樂得其所為興而語勢又相應也

集說劉氏彝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於淵而在於藻也有頒其首者出遊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頒大也○朱氏道行曰魚藻諸侯據所在以起興而誦美其與下之仁豈樂飲酒猶有前王厭厭之遺風焉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去幾反）

集傳興也莘長也

集說劉氏彛曰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許氏謙曰豈樂飲酒飲酒樂豈固易韻以反覆其詞然其意亦疑有異上章樂而飲酒樂四方和平諸侯賓服也下章飲酒而樂樂禮儀既備人情洽和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

集傳興也那安居處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呂氏柟曰魚依于蒲則釣餌不

能施綸竿不能加可謂益安矣王而那居則仰得天命之眷俯得人心之從此所以豈樂飲酒也

總論 輔氏廣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則非盛德其孰能之○姚氏舜牧曰豈樂飲酒是始其樂飲酒樂豈是終其樂有那其居則安然以享此樂之無已

魚藻三章章四句

集說 黄氏震曰此詩與王在靈囿於牣魚躍氣象同因詩序以為刺諸家遂强以愁歎之辭釋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添一語云傷今之不然三味此詩初無此意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音潮何錫予音與之雖

無予之路車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又何予之玄衮古本反及黼音甫

集傳輿也叔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注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以金為之樊馬大帶也纓馬鞅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飾諸末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纓飾七成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音衮龍也黼如斧形刺七亦反之於裳也呂氏祖謙曰上公之服九章衮畫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繡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周制諸公衮冕九章已見九

罭篇鄭氏康成曰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侯伯鷩音鼈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鄭氏康成曰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子男毳尺銳反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鄭氏康成曰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孤卿絺知上聲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鄭氏康成曰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鄭氏康成曰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

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爲薄也

集說朱氏善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爲之乘予之以衮黼所以爲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爲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顧氏起元曰錫車馬以分氏族也賜衣服以别官階也玄衮及黼有衮龍以繪於衣自公而下隨其等而降殺有黼黻以刺於裳自子男而上隨其等而加隆也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覧反泉叶才匀反言采其芹巨斤反君子來朝

言觀其旂（巨依反叶巨斤反）其旂淠淠（匹弊反）鸞聲嘒嘒（呼惠反）載驂（七南反）載駟君子所屆（叶居氣反）

集傳興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梁氏益曰爾雅云檻泉正出公羊傳云直出直猶正也正出者涌出也自發源處涌而直上故曰正出）芹水草可食（陸氏佃曰芹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楚葵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蕫之美）淠淠動貌嘒嘒聲也（王氏安石曰嘒嘒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故也）屆至也○觱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集說李氏公凱曰於檻前涌出之地則可采其芹矣於君子來朝之時則可以觀其旂矣既望其交龍之旂渒渒然飛動又聞其鸞鈴之聲嘒嘒然中節又見其驂駟之來則知諸侯至於此矣○顧氏起元曰此言始來朝之儀以見錫予之由也○何氏楷曰以檻泉自下上出興君子自下國而朝於王朝檻泉之旁有芹可采興君子來朝亦有儀從可觀

○赤芾音弗在股邪幅在下叶後五反彼交匪紓音舒叶上與反天子所予音與樂只音止君子天子命叶彌并反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集傳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

所以束脛在股下也鄭氏康成曰邪幅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氏穎達曰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也○陳氏鵬飛曰帶裳幅舄昭其度也幅雖微而有差等之度故并觀之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偪見於天子恭敬齊咨齋二音遬不敢紓緩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集說蘇氏轍曰君子之所以自敕而交於人者如此則天子從而予之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朱氏善曰禮以齊遬為敬彼交匪敖則萬福之所求彼交匪紓則天子之所予即福祿之所申也○鄒氏泉曰此章正是入覲之事匪紓以上言其入覲之敬下言其得君而獲福也○姚氏舜牧曰人臣之

上交敬而已敬則謹嚴整肅莫敢一事之少紓紓則怠緩而不恭未有不取譴於天子者此言彼交匪紓福祿申之信知上交須敬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叶卜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集傳殿鎮也柞見車舝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穎達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黃氏佐曰辯而不雜治而不亂乃整齊意言其威儀如此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為萬福

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集說劉氏彝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脈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諸侯也氣脈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脈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為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姚氏舜牧曰殿邦是與之之詞葢即其來朝匪紓者信其能鎮定天子邦家而為萬福之所同也

○汎汎芳劒反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叶郎之反矣

集傳興也紼繂音律也孔氏穎達曰孫炎云繂大索也李巡云所以維持舟者纚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纚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輔氏廣曰言天子能揆度諸侯之心而知其底蘊也膍厚戾至也○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膍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汎汎楊舟紼纚維之者詩意紼纚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制諸侯爾故其下文云樂只君子天子葵之○黃氏佐曰此章興至膍之舟之不定者必纚之又維之諸侯之可喜者必深察之又厚遇之揆之是於交際之匪紓而度其有忠君愛國之心也○唐氏汝諤曰左右之從與優游之戾皆

是作詩者用意處見不獨君子賢而其旅亦賢不獨在朝時敬而在道時已敬

總論輔氏廣曰此詩首章之意至矣言其寵錫之厚而心猶以為不足也二章則言其始來之時見其車旂而喜其至三章則言其始見天子時恭敬齊遫而為天子之所予四章則言其德足以鎮天子之邦為萬福之所聚而又喜其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而又歎其至也優游自適而無勉強不得已之意一有勉強之心則怠矣

采菽五章章八句

集說王氏志長曰采菽詩車馬袞黼福祿申重亦既優渥矣至於末章以天子葵之一語寓予奪隆殺之義而當時侯度之恪於赤芾邪幅閒著其匪紓之節千載之下想見九重之遐

若咫尺馬故可以懷諸侯治天下也

騂騂(息營反)角弓翩(匹然反)其反(叶分邅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叶於圓反)矣

集傳興也騂騂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穎達曰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翩反貌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疎遠近之意胥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騂騂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昏姻則豈可

以相遠哉

集說歐陽氏修曰弓之為物其體往來詩人以喻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徐氏光啓曰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兄弟昏姻親之乃近一疎便遠言當勉同心之意

○爾之遠叶於圓反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集傳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

集說李氏樗曰堯親九族九族既睦然後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周之文武親親以睦然後民德歸厚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兄弟昏姻王苟遠之則民皆然矣王苟以此教民則民亦將傚之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_{預與二音}不令兄弟交相為瘉_{同上}

集傳賦也令善綽寛裕饒瘉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盖指讒巳之人而言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綽綽有裕者交相愛也交相為瘉者交相惡也○輔氏廣曰交相病言交相讒害也集傳以為指讒巳之人者言其病巳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_{叶如羊反}至于巳斯亡

集傳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

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況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朱氏公遷曰已斯亡者亡而後已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於已斯亡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也

○老馬反為駒叶去聲不顧其後叶下故反如食音嗣宜饇於據反如酌孔取叶音娶

集傳比也饇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蒲拜反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朱氏公遷曰此章比喻凡三節所以終受爵不讓之意

集說蘇氏轍曰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如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也○王氏質曰食量所饇酌量所取則不傷不量飢飽而食不忖多寡而酌亦不顧其後也言有後患也○許氏天贈曰上喻小人不量力下喻小人不知足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蜀叶殊遇反

集傳比也猱獮猴也性善升木毛氏萇曰猱猨屬○邢氏昺曰善攀援樹枝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徽美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為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

集說劉氏彛曰小人之為不善皆為所自能今又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又益之

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塈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孝友是之為徽猷○呂氏祖謙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敢解也

○雨于付反雪瀌瀌符驕反見晛乃見反曰音越韓詩劉向作聿下章放此消

莫肯下遐嫁反遺式居婁力住反荀子作屢驕

集傳比也瀌瀌盛貌晛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劉氏瑾曰盛雪見日氣則自消正如此也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集說姚氏舜牧曰讒佞之人貶之則少退引之則日長必宜下遺之為是莫肯下遺則必自處於敖惰矣○顧氏起元曰此章喻明能消讒而王反長之式居婁驕言王信讒使小人以驕慢自處者不一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叶莫侯反我是用憂

集傳比也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髳孔氏穎達曰爾雅八蠻在南故為南蠻髦西夷之别名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髳髦音義同 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集說顧氏起元曰讒言殘害滅棄禮法我是用憂憂世變之趨也

總論歐陽氏修曰一章言雖骨肉之親若遇之失其道則亦怨叛而乖離如角弓翩然而外反矣二

章言下民亦将效上之所為也三章四章遂言效上之事五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親九族者由好讒佞也七章八章又述骨肉相怨之言

角弓八章章四句

集說劉氏瑾曰中庸之九經必以親親為先而其道則唯在於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此先王所以有常棣伐木頍弁行葦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若此詩所刺則喪其治國平天下之本矣詩人所以於卒章深致其憂也

有菀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戰國策作上帝甚神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集傳比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為所辱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集說輔氏廣曰視其君如上帝本知所尊也然王甚威神畏之而不敢近使我朝王則王室其可定乎然其後必求我而無已將反有所不堪者焉則又不可不慮此其所以不肯來朝也然亦豈得已哉

○有菀者柳不尚愒欺例反焉上帝甚蹈見上無自瘵側界反叶子例反焉戰國策作也俾予靖之後予邁叶力制反焉

集傳比也愒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集說李氏樗曰無自瘵焉言苟朝王適所以自病也○顧氏起元曰過分者取之於常法之外而物有所難繼困之以不堪之事而責有所難塞所以無自瘵者不忍其予邁也

○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

予靖之居以凶矜

集傳輿也傅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于天耳彼王之心于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集說朱氏公遷曰鳥飛有所止王心無所極以意相反而為輿也○唐氏汝諤曰凶矜即上予極予邁之意蓋貪縱無極則難弭責望無已則難塞加禍所不免矣

總論朱氏公遷曰始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繼則慮其過分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而加禍於我也

苑柳三章章六句

集說姚氏舜牧曰朝覲會同禮也甞聞一不朝則貶其爵二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求之過其分如苑柳之所刺者春秋書天王求車亦此詩之指也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十五